

书帅的江湖

童年结束了



韦帅望的江湖 ②

童年结束了

晴川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韦帅望的江湖之童年结束了/晴川著. —武汉:崇文书版,2008.9
ISBN 978-7-5403-1400-2

I. 韦… II. 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8951 号

书 名:《韦帅望的江湖之童年结束了》

作 者:晴 川

策 划:瑟 农

责任编辑:朱勇慧

装帧设计:门乃婷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(027-87679710、11、12 传真)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 文艺社科联合体

印 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10 1/16

印 张:13

字 数:200 千字

版 次: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1400-2

定 价:24.00 元

崇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电话:027-81800900

一、托孤



紫藤花开，韦家的院子如同仙境。

韦家的女主人，美丽如仙子。

幼儿活泼可爱似天使，可是韦家的男主人不肯回到韦家来。

原因很简单，那孩子，不是韦家的孩子。

冷家山上只有两户不姓冷的人家，一户姓韦，韦行。一户姓韩，韩青。

平民百姓不知道这两人的名字，可是道上的朋友如果不知道这两个名字，就说明他还很不上道。

冷家，是武林世家，历任冷家的掌门人，就是武林公认的盟主。

要做到这一点也很简单。

冷家每四年会有一次比武。不是成年人比武，成年人已经有地位有家小。有势力没势力，大家早已知道，不用靠武功来证明自己。

四年一次的少年比武，第一名得到白剑，可以担任冷家掌门人的助手。如果运气好，将会成为冷家未来的高层。运气再好点，可以成为冷家的掌门人。运气不好的，当然就是在历届争夺掌门的大战中成为炮灰了。这也是外姓人很少能在冷家得到掌门位子的原因，好虎也斗不过一群狼。

不过，既然天下第一必然在冷家工作，那么，冷家武林盟主的地位，自然坚不可摧。

韦行与韩青，是少见的不姓冷而得到白剑又能在冷家活下来的两个人。很凑巧，他们是同一师门下的，韦行比韩青早四年得到白剑，他们的师父，冷秋，比他们早两届得到白剑。通常相临很近的几届白剑，不会都活下来，既然大家同追一头鹿，难免会决个你死我活。可是这师徒三人，却奇迹般都活了下来，而且由年纪最小的只有二十几岁的韩青来执掌冷家。

冷家最著名的讨论题目就是：韩青到底是个傀儡，还是冷家真正的主人？到底是一个圣人还是一个伪君子？

至于韦行，大家已有公论，那是个残忍无情血腥变态的杀手。

他们的师父，则是不折不扣阴险冷血的毒蛇。

年青英气的完美掌门，一脸正气，端正温和，只少了点阴柔之美，虽不能称之为漂亮，但他绝对是一个气质高贵，相貌出众的人。

掌门人每个月总有一次会到韦家来。不过不是拜访男主人，男主人韦行，他的师兄，长驻在京城里，负责协调与皇家有关的事务。

他来韦家，第一这是他师兄的家。他师兄虽然不回来，但是他师兄从来没说过这里

不是他的家。所以，作为男主人的师弟，他理应过来看看。第二，这里的女主人施施，同他前妻是很要好的姐妹，也是他的朋友。第三，冷家山上很有些对风向敏感的人。孤儿寡母无人照拂，容易出事。

再说，这院子里的风景，宛若仙境，十分动人。

韩青推开门，迎面花香扑鼻。

正在摆设茶点的美丽女子回头温婉地一笑，“韩掌门。”

韩青微微弯下腰，叫道：“嫂子。”

以前韩青叫她施施，从韦帅望出生后，韩青开始叫她嫂子，态度也开始恭敬。也许是故意拉开距离，也许只是提醒她，她的身份。

施施微笑，说：“掌门请坐，我去拿茶水。”

施施静静地用热水冲烫茶杯，然后把已经泡好的茶倒进去。

韩青来得很准时，每个月的第十四天，下午，午时，准到他一进门就可以喝到刚刚泡好的茶。喝完一杯茶，二刻钟，如果没有意外，他就告辞。

掌门人很善良，即使她背叛了她丈夫，背叛了整个师门，他仍照顾她与那孩子的生活。可是他却用准确的时间来提醒她：不！我不赞成你的行为，我已经不再当你是朋友。

施施捧过茶，淡然地一笑，叫他：“韩青。”

韩青一愣，施施已经很久没叫过他的名字。他接过茶，听她说：“我同你一样，亲眼见到碧凝的惨死。”

韩青静静地把茶杯放到桌上，正色道：“嫂子有事请直说，不要提旧事。”语气生硬。

施施脸上露出一个苦涩的笑。

韩青腿上，有一滴茶水。泰山飞过来落在这院子韩青也未必会发抖，可是时隔多年，提到碧凝，他的手，仍会抖。

施施低首，默然。欲言又止。

韩青片刻间已觉察施施的怯意。他打破沉默，轻声说：“我很感激当年你为碧凝做的。不管是什么事，你只管吩咐，我会为你尽力。”

不堪回首。一直回避的话题，施施为什么突然提起？她脸上的微笑已是惨淡。

同一件事，让他失去所爱，也让她失去所爱。

施施轻声道：“不，我是说，我亲眼看到那惨况，所以，即使你要杀了他儿子，我也能理解。”

那样一个温柔如水的女子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。她紧咬牙关，露出毅然的表情。

韩青沉默地看着她，他们都不提那个人的名字。那个人杀了韩青的爱妻，施施因此离开那个人，不但离开，而且出卖了那个她爱的人。韩青很感激她为自己妻子所做的复仇。可是，施施却在离开那个人之后，并且在嫁给他师兄之后，同那个人有了一个孩子，而且她坚持生下那孩子，她坚持在这里，在冷家，在他师兄家里，养育那个人的孩子。

韩青默思半晌，摇摇头说：“帅望是你儿子，我不会那么做。”

施施静静地说：“你可以杀了他，别让他父亲带走他。我不要他那样活着，我宁可他死，不要他像冷恶。我希望他像你一样正直。不会功夫也不要紧，在你身边做仆役也好。

韩青，请教导他长大。”

韩青愣了愣，道：“我相信，你会教好他。”心说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要我教他？我？做我仇人之子的师父？我相信你不是那个意思。

施施低下头，静静地微笑，说：“我在这儿，你师兄就不肯回来。我在这儿，就是韦家的耻辱，我应该离开。”

韩青沉默。

施施的目光迷茫，投向远方。半晌，道：“如果我走，他会带走他儿子。”施施微笑，“他会把韦帅望教坏，即使他真心想让帅望好。”嘴角那个笑，宽容的，宠溺的，回忆中的，即使苦涩依旧留恋的微笑。

韩青沉默，低下头。这个女子，她真的爱那个人。

韩青沉默着，为了碧凝，她出卖那个人，几乎置那个人于死地。可是，她不能改变她的感情，她心里始终只有那个人，永世不渝。韩青对这种感情无法置评，一方面，他恨她的固执；一方面，他为她牺牲之大而震撼。她为自己的朋友，为她的信念，出卖了一生至爱。

施施轻轻叹气，云淡风轻，繁花似锦，生命如斯美好。

她的笑容恍惚，说：“如果掌门能把帅望留在身边，哪怕做个书童仆从，我也可以走得放心些。”

韩青沉默一会儿，回答：“容我考虑。”心中暗想，我要问问师兄的意思。虽然我认为你应该离开，但如果他宁可你留在这儿，我不能答应。

施施点点头，站起身来，说：“今天是帅望的生日，那孩子缠我，我不多留掌门了。”

韩青起身告辞。

那杯没动过的茶，在桌上静静地凉掉。

一阵风来，花瓣飘落，在水面，静静地旋转。

二、投缯

韩青抬手，手还没碰到门，门已经“咚”的一声被踢开。韩青当然可以闪开，以他武林盟主的身手，哪会躲不开。可是，如果他躲开了，后面的施施，挨了这一下子，多半得头破血流。韩青扶住门，结果一脚踢开门再直冲进来的顽童一头撞到门上。好在韩青的手顺势挡住，那孩子身子虽结结实实撞在门上，额角被韩青的手护住，总算没受什么伤。

韩青刚要开口，那孩子已抬腿给他一脚，并且大叫：“妈妈，他撞我！”

韩青忍不住笑了，虎父无有犬子，信焉。

施施呵叱：“帅望！”然后温柔地教训：“你这孩子，明明是你不小心撞到人，怎么赖别人？再说，就算人家撞到你，也是不小心，怎么能打人？那不是坏孩子吗？”

小小的韦帅望跺脚，嚷着：“不是不是。”一脸愤怒委屈，眼圈通红，眼看就要大雨滂沱。

施施尴尬地看着他，叹息般地说：“帅望！”要训帅望，又怕帅望大哭。

韩青笑笑，再一次告辞。

韦帅望已经缠到施施身上去一边扭一边大叫：“不是不是。”

他转身离开。

身后突然传来施施凄厉的尖叫。韩青吓了一跳，回身去看，只见施施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几十条长长的虫子正贴在她脸上脖子上不住地蠕动。可怜的施施吓得除了呼叫，动都不能动。

四岁的韦帅望只是眨着眼睛惊讶地看着他妈妈，奇怪地问：“嘎，怎么了？”

怎么了！韩青一步过去，捏住帅望的小手，把他拉开。

施施后退喘息，面红耳赤，吓得眼泪快出来了。

韩青忍不住好笑，这个臭孩子，一只手里抓了满满几十条蚯蚓，那些个蚯蚓从他指缝间一条条漏出来，挣扎蠕动，看得人全身直起鸡皮疙瘩。刚刚他扑过去抱他妈妈脖子，就把这些虫子直接贴到施施脸上去了。

美丽的施施一脸惊魂未定，看起来已经吓得全身酥软了。

韩青笑着指指他手里的虫子，问：“你要带这些虫子去哪？”

韦帅望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回家，放床上玩。”

施施再次尖叫：“不要，不行！”

韩青微笑说：“这些虫子，一离开土，立刻会渴死饿死。你这么捏着它们，它们也会痛啊。”

韦帅望侧头，瞪他，不相信地说：“你胡说！才不会！”

韩青伸手，道：“我送它们回家，好不好？它们家人在等它们。”

韦帅望瞪着他，辩道：“你瞎说，它们是虫子。”

韩青笑说：“虫子也是活的，也是生命。”

施施急道：“帅望，绝对不许带这些东西回家，快，快把它们给韩叔叔。”

韦帅望扭着身子，语气变得又粘又软，说：“不嘛不嘛！”

施施板着脸，正色道：“绝对不许把虫子带到屋里去，快，听妈妈话。”

韦帅望一见施施那个脸色，知道这是一定不成的了，一时气愤，发起脾气来，抬手把蚯蚓向韩青扔过去，嚷着：“给你，坏蛋！”韩青伸手挡了一下，笑笑，把身上的虫子掸下来，对满脸歉意的施施微笑一下，算作安慰。这一次才真的告辞。

施施宠坏了孩子。

施施抱着帅望，气恼地看着小东西。

她宠坏了他。怎么办？

施施瞪着帅望。帅望很久没见过她这样的脸色，虽然骄蛮，也觉得有点怕了，嘟着嘴，低着头，还不肯认错，手指在施施身上划。过了一会儿，怯怯地抬头看施施一眼。

施施忍不住笑了一下，心又软了。

真的，是她宠坏了他。

一直知道自己不能永远陪在他身边，未来的日子不知还有多少风雨伤痛，她挡不了，甚至不能陪着他一起渡过。

施施轻轻抚摸帅望的小脸，教训他：“坏孩子，韩叔叔是好人，知道吗？不许无礼，听到了吗？”

帅望气愤地说：“他是骗子，他没送虫子回家！”

施施一愣，然后笑了，缓缓把帅望抱紧。傻孩子！

小小的身子，立刻软软地贴在她身上，小手环过去，这种感觉，真是美好。

她还能为他做什么呢？她什么也帮不了，除了给他紧紧的拥抱，什么都做不了，连不让他为她流泪都做不到。

她就要离开，不舍得让他伤心让他难过让他委屈流泪。虽然她的宠爱会让这孩子更难面对无人保护的将来，可她无法忍心，由她的手，给他磨砺。

她在心里，对怀抱中这个温暖的小生命轻声说，对不起。妈妈对不起你。

帅望半夜醒了，觉得冷，习惯地往妈妈身边靠，手臂落空。他一愣，伸手摸，摸到床边也没摸到妈妈。他坐起来，四处看，然后大叫：“妈妈！”

没人应。

小孩子半夜醒来，发现妈妈不见了，大多都会吓得哭，可帅望是被宠坏了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，当下一骨碌爬起来，也没多穿件衣服，就跳下床，四处寻找。

屋子里没有，院子里没有，韦帅望愣了一下，想按照常规放声大哭，月光下，忽然听到微风吹来，大门轻微的吱哑声。咦，门没有关上？

帅望半夜从没出过院子，他咬着手指，让自己的恐惧与好奇互相争斗了一会儿，终于，他慢慢走到大门口，向外张望。

今晚的月色实在是皎洁明亮，门外传来蟋蟀的叫声，那好听的声音，仿佛在召唤帅望，小家伙想，听起来，像是个很棒的虫子。他轻轻推开门，吱哑声让小丫头朦胧中起身嘟囔着问：“谁？夫人？”无人应声，那丫头以为自己听错了，重又躺下。

小帅望已经跑出门去。

韩青与韦行出了秋园。

冷秋的庄园很大，不是容不下两个弟子，而是冷秋说，掌门就得有个掌门的样子，住在师父家像什么话。韩青与韦行，各自选了一个独立的小院，都是三五间房的小院子，只不过这些年来秋园越建越大，眼见得快要赶上王府了。韦行虽然不回家，施施却一直精心打理着他们的家，不但自家院子里繁花似锦，院外也栽了一片桃林，春华秋实，把普通几间房映得仙境一般。而掌门人的院子，始终没什么变化。

韦行不肯回家，也没孝顺到肯留在秋园里，让他师父拿冷嘲热讽修理他当娱乐，所以，他跟着韩青。

韩青出秋园，忽然沉默了。

韦行倒是一贯的沉默。

两人默默走了一会儿，韩青终于道：“你既然不肯回去，不如让施施走吧。”

韦行的脸刹那沉下来，问：“这件事，与你有关系吗？”

韩青道：“如果你真的舍不得她，就回去，好好待她和孩子。施施也是个有良心的人，她会回报你相应的感情。对感情这件事，不能比较与苛求。”

韦行怒吼道：“我回不回去关你屁事？！”

韩青道：“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，如果你还不能原谅她，就让她走吧！这样对她也是个解脱！”

韦行愤怒地抬起手，眼看是瞄准了韩青的脸，走到一半，可能是想起来给掌门大人耳光不太合适，终于半路转拐，一拳打在韩青肩上。怒目，还说不说？再说揍你！

韩青退一步，捂着肩头，苦笑。唉，驴不胜怒，蹄之。

韦行愤怒地转身离去，韩青在他身后问：“喂，你去哪儿？”

韦行不顾而去。

韩青无奈。驴！四年了，还是那个答案：不，不赶她走。不，我不回去。就这么僵着。蠢人。

也只有蠢人才会一往情深吧。

千古留传的爱情故事，都是蠢人的故事？

韩青独自回家，他这里，连打杂的下人也没有。院子里，客房大厅，秋园的总管平儿自会派人来收拾。韩青的卧室书房，他自己动手。施施那边一向也是平儿照应着，十几岁的一个小丫头，居然事事都想得很周到，更难得的是心地善良，从不多事。秋园里美女如云，姹紫嫣红开遍，在冷秋却都如过眼烟云，只有这个性子平和，勤快认真的小丫头一直在身边料理着起居。

韩青看了会儿书，等了韦行一会儿。夜已深了，知道韦行驴子脾气爆发，这一晚不一定能回过劲来，自己收拾先睡了。

最先令韩青惊觉的，是一种类似饮泣一样的呼吸声，沉重，缓慢，断续，像一只受伤的熊。疲惫的脚步声。然后院门被推开。

韩青彻底清醒，坐起来，披上衣服。出事了？

卧室门被推开。韦行站在那儿，静静地，僵硬地。

韩青惊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韦行的样子，看起来，不像是受伤，倒像是已经死了。

韦行站在那儿，像是在同自己的僵死状态做挣扎，良久，才说：“施施死了。”

韩青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，完了，原来施施说的离开……

韩青急问：“她在哪儿？”

“桃林。”

韩青穿上衣服，吩咐韦行：“你在这儿等我，哪儿也不要去了！”千万别跑出去拿陌生人

泄愤！韦帅望出生时，韦行在桃花巷进行的血腥屠杀还历历在目。韦行沉默，没有回音。

韩青一边飞快地向桃林跑去一边想，不，这回韦行不会出去杀人了，他没有愤怒，他看起来像是死了。

韩青忽然心里冰凉——韦行，他想回家？他要回家！这么多年他第一次要回家……却在家门外的桃林里，看到施施的尸体！

韩青痛悔，难道我真的没听出来施施的意思吗？不！我不是没听出来，我只是不关心这个爱着他仇人冷恶的女子。他心中对冷恶的恨意，使他根本不关心她的死活。

韩青痛苦地惊悟，自己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乃至心灵，竟眼睁睁看着昔日朋友放弃生命没有伸出援手。他不但没有帮她，那一脸冷漠，简直是在逼她：你怎么还不去死……

韩青在桃林里找到施施的尸体。

日间还温婉美丽地捧茶奉客的女子，静静地躺在地上，已经僵直。

尸体旁边缩着一个白色小狗样的东西。

韩青惊愕，这是什么？

他慢慢走过去，不想吓到那个小东西。

月光下，一个四岁的小孩儿，静静地偎依在尸体旁边。

没人知道他呆了多久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没人知道这一夜，他遇到过什么，没人知道这段时光，在他生命中留下了什么。

韩青的心，莫名地颤抖。

三、孤儿



月光清冷明亮地照在那幼儿脸上，小小的面孔泪痕未干，眼睛红肿，但目光已发呆。你见过被打怕了的孩子吗？统统目光发呆。因为现实丑恶，他们不敢思考亦无力躲避反抗，只得向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寻求安宁，因此目光发呆，反应迟缓。

韩青经常见识小帅望的顽皮，仅仅一夜间，这个多动症一般不肯安宁的孩子，已经呆呆不动了。

韩青慢慢走过去，伸出手，温柔地叫他：“帅望？”

帅望没有伸手，他向后退，更紧地偎在妈妈身边，露出敌视而陌生的目光。

韩青蹲下，说：“是我，韩叔叔。你认识我，我是你妈妈的朋友。”

帅望摇摇头，瞪着他，仿佛在说，不，你不是。你来了，我妈妈不高兴。

韩青再伸手，呼唤他：“来，帅望。”

帅望摇摇头，继续往后缩。

韩青无奈，只得伸手强行抱起他。帅望忽然尖叫：“我要跟妈妈在一起！”

韩青的耳朵在声音消失后，听到长长的“噙”的一声。天！韩青抱起帅望，帅望尖叫尖

叫尖叫，拼命挣扎。

韩青微微失措，从来没面对过这样发狂的小孩儿。他不敢松手，又怕用力太大，伤了那孩子。

这时，冷家山上的灯火渐渐亮起来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冷颜过来问：“掌门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韩青略微分神，帅望猛地挣出两只手。韩青回过头来时，正好被韦帅望抡上两记耳光。一众手下都为之震撼，这孩子太强了！韩青无奈地把手放到韦帅望的头顶，打算轻轻拍一下，让韦帅望睡过去。然而，他看到了韦帅望喷火的眼睛。

天哪！这孩子，不管他在这儿多久了，他一直没出声。看到母亲吊在树上，看到韦行把人放下来，他一直没出声。

韩青放下手。小孩子遇到伤害，大哭大叫是一种正常有益的反应。如果现在让他住嘴，这种委屈、伤痛与愤怒，会持续更长久，需要更多时间来消化，甚至，永远无法消化。这种委屈与愤怒，会持续一生，成为永久的伤痛，成为一种处世态度。他会认为，整个世界是敌意的，是亏待了他的，是会随时伤害他的。

韩青侧过头，一只手挡开韦帅望不住抡过来的巴掌与拳头，一只手紧紧抱着他。那个幼小的孩子近于疯狂地拼命挣扎与厮打这个紧紧抱着他的人，内心绝望地感觉到这都是没有用的，他妈妈不会再起来了，不会了。

他毕竟只是一个孩子，打人又是一件很消耗体力的活，抡出几十拳之后，他终于累了。韦帅望泪流满面，小拳头无力地捶两下，停下了。韩青轻轻地把他搂在怀里，他只是轻轻挣两下，就把头放到韩青肩上了。韩青松口气，总算告一段落了，然后一声锐利的尖叫在韩青耳边响起，韩青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人插了一针。

韦帅望尖叫：“别碰我妈妈，别碰我妈妈！”

韩青回头，见冷颜正安排人把施施放到床板上，准备抬回屋里去。韩青紧紧抱着帅望，安慰道：“他们送妈妈回家。”

帅望停止尖叫。喘息着。

冷颜过来说：“把孩子给我吧，掌门……”不等冷颜说完，韦帅望已经再一次尖叫：“不不不！”

小小手臂紧紧搂在韩青脖子上，几乎让他窒息。

韩青摆摆手。

冷颜轻声问：“你要不要亲自去冷掌门那儿一趟？”

韩青点点头，问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冷颜道：“天快亮了。”

韩青叹息：“他应该是刚睡着。”

冷颜道：“冷掌门睡觉很轻。”

韩青点点头说：“我过去看看。”

冷颜伸手接过孩子。那个不断尖叫挣扎扭动的小东西，忽然大叫一声，一把抓住韩

青的头发，直抓得韩青哎哟一声。自韩青当了掌门，不，自韩青入了冷家或者更早，自韩青长到一米七十以上后，就再没这么狼狈过。冷颜吓得立刻松了手，韦帅望似个小弹簧一般，“啪”的一声重又弹回去死死贴在韩青身上。韩青哭笑不得。

那紧紧地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的两条小手臂，搂得那么紧，紧到韩青有点呼吸困难。那个小身体哽咽抽动颤抖，却紧紧地，紧紧地拼尽全身力气抱着韩青。韩青的发丝凌乱，狼狈不堪，手足无措。可是紧紧地挂在他脖子上的那个小人也微微让他感动了，这个小入这么紧地抱着他，虽然在他怀里撒泼，却恐惧被别人抱走。

人都是只欺负自己信赖的人，对外人别提多客气了。韩青叹口气，向手下挥挥手，一只手抱着帅望，一只手轻轻拍着那孩子的后背。心说，好吧，帅望，我们一起去师爷那儿看看。

韩青抱着帅望到秋园时，秋园已经亮起灯来。

冷家的前掌门，冷家的太上皇，既然已经听到动静，那么，作为他的弟子，虽然是冷家的现任掌门，也要立刻禀报，以免太上皇等得不耐烦。当然了，如果前掌门大人睡着了，像自己弟子死了老婆这种事，还是可以等他醒了再报的。如果非要把他叫醒，也没什么不行的，只是被打断了睡眠的人脾气会不太好。太上皇脾气不太好可不是一件小事。

韩青低头看看怀里的帅望，想告诉韦帅望到了秋园绝对不可以大哭大闹，他低下头，发现已经不必了，韦帅望的小脑袋垂在他胸前，已经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

韩青微微弯弯手臂，让小家伙睡得更舒服些，那孩子紧紧揪着他衣服的小手微微松开，左手从韩青胸前滑落。小家伙顿时一惊，睁开眼睛。把韩青吓得，以为自己又要面对历时长久而激烈的哭叫。但是没有，韦帅望睁大眼睛看着韩青，好像在考虑这个人是谁，要不要信任这个人？然后，绿灯一闪，韩青在韦帅望的眼睛里通过考查。他那双警惕明亮的眼睛重又开始迷糊，然后慢慢闭上，在韩青怀里缩了缩身子，又晃了晃脑袋，小小身体窝得舒舒服服地，再一次发出平稳的呼吸声。

韩青微微叹口气，一直觉得这小家伙被宠坏了，他二十多岁，还没有特别喜欢过哪个孩子，可是忽然间，这个小东西安然地信赖地闭上眼睛，拿大头在他怀里蹭来蹭去的动作软化了他，这孩子……被施施宠坏了，交给别人，怕是会受伤吧？

四、伤痛



冷秋倚在床上，没打算起来，似乎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韩青叹口气，说：“施施……”

冷秋“唔”了一声，沉默一会儿，喃喃自语：“她到底是……”

两个人都沉默。

韩青良久才说：“我们对不起她。”

冷秋依旧沉默。对不起她吗？无间道做成她这样，也真是……
当然了，施施放弃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那个人，也没背叛他们……
这个女人啊。

冷秋抬眼看看韩青怀里的孩子，问：“这就是冷恶的小崽子？”

韩青答：“施施临去时，托我照顾这孩子。”

冷秋静静地看着韩青，微笑，莫测高深地问：“嗯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替冷恶培养个继承人？给魔教代培个教主？”

韩青轻声道：“这孩子……我……我会好好教导这孩子，他不会成为另一个魔头。”
韩青低头看一眼，窝在他怀里的韦帅望，睡着了，依旧歪着小脑袋，嘟着嘴，斜斜地扬着半边眉毛，怎么看也不像个温厚恭良的孩子。

冷秋淡淡地说：“山下有很多农户，不介意多养一个孩子，甚至急着收养一个孩子，你可以定期去看他，你觉得这种照顾如何？”

韩青沉默，他相信施施不是这个意思。

冷秋再一次微笑：“我园子里新养了两条大狗，西边，思达藏那边的种，个大毛长，性情凶悍。”

韩青愣了愣，嘎？什么意思？

冷秋笑道：“你敢把他养在冷家山上，我就拿他喂我那两条狗！”最后那句话，怒吼。一巴掌把床边的案几拍折。

韩青顿时涨红了脸，满面怒色。

小帅望一抖，惊醒。韩青以为他要哭，满腔愤怒化为恐慌。可是没有，小帅望睁开眼睛，目光寒冷地望着冷秋。一声不吭。

冷秋遭遇一个孩子这样怨毒的目光，不由得暗笑。

好吓人，你四岁就有这样的眼神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活到十四岁。你跟你母亲去吧，互相也好有个照应。

韩青不愿在孩子面前同师父争执，沉默一会儿道：“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，施施的后事……”

冷秋道：“你去处理吧。”挥挥手，送客熄灯关门。

韩青抱着帅望，那孩子不再哭闹，只是一只小手紧紧地抓着他的衣领。韩青低头：“帅望，困了吗？再睡一会儿。”

帅望不出声，过了一会儿，泪流满面。韩青轻轻拍他：“别怕，别担心，我会照顾你。”

韦帅望抬头，泪流满面，愤怒：“你骗人，你说谎，你是骗子！”

韩青惊愕，行走江湖多年，韩掌门千金一诺，从没收到过这样的投诉啊！

帅望怒吼：“你让我把蚯蚓给你，可你根本没送它们回家，你是骗子！你答应我妈妈照顾我，可是你把我送走，你是骗子！”大哭。

韩青呆了一会儿，才想起蚯蚓的事，嘎，这可是他生命中少有的失信于人的事件。

韦帅望声音已经沙哑，可是依旧咧开嘴，哑着嗓子：“妈妈，我要妈妈。”

韩青抱着帅望，叹息着表达歉意：“蚯蚓的事，是我疏忽了。”心下还说，收养你的事，我其实并没答应。

韩青回家，发现韦行不在，急忙去韦家。韦行还是不在。他急了，这混蛋不会又拿别人的脑袋出气去了吧！把韦帅望交待给韦家的下人，吩咐他们：“照看这孩子，我去找韦行。”

帅望紧紧抓着他衣服，韩青心里着急，硬把衣角从帅望手里拉出来，帅望没有哭，只是抬起小脸看着他，一双眼睛，又惊又痛。

韦行没刻意掩饰自己的行踪，一开始还是草折泥印之类的痕迹，渐渐往山林深处而去，韩青微微放心，无论如何，他不是闯到闹市街头搞大屠杀。

渐渐，山道现出一条新路，笔直的一条路，所过之处，断枝残木，就像一头大象闯进密林深处，硬生生撞出一条路来。韩青微微心惊，虽然韦行武功盖世，可是用来伐木撞树，他到底不是电锯，功夫不是练来干这个的。

渐渐地，韩青在空气中嗅到血腥味，在灌木与荆棘的断口处看到血迹。在倒下的大树上看到沾血的手印。韩青大急，跳上树梢，极目远眺，正看到不远处如同爆了一枚炸弹般的向外倒下一圈大树。

韩青像一只大鸟般在树梢飞掠而过，在一个直径十米的空地上，找到韦行。

一身血，连嘴角都在滴血。

没有表情，死寂地站在那儿。

韩青站在那儿，原来……

我应该救她。

我应该能救她！

一刹那回想起当年。当年年少，坏脾气烈性子的碧凝与温和顺的施施，他们曾经是好朋友。抛弃同伴，独自离去的是韩青与碧凝，柔顺的施施顶替碧凝去到冷恶身旁。施施从没对不起他们，她爱那个人，依旧选择为碧凝复仇。她没对不起他们，她独自一身，无法拒绝冷恶施暴，她只是不肯杀死自己腹中的孩子。她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却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当然，韦行爱她。可她不爱韦行，她爱冷恶。

她为此以生命偿还。

韩青在那站了很久。一个人躲到密林深处，当然是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的伤痛与软弱。可是韩青不放心他，所以，他站在韦行不远处等着。

而韦行一直站在那儿不动。
血渐渐凝聚在他指尖，然后慢慢滴落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，韦行终于慢慢回身，看到韩青。

韩青走过去，轻声问：“受伤了？”

韦行摇摇头，声音有点哑：“放心，我不会去杀人，让我自己呆一会儿。”

韩青点点头道：“好。”沉默一会儿又说：“我很抱歉。”

韦行摇摇头，半晌说：“我也……”沉默一会儿，声音微微发冷，“没人能……”沉默了，所有人都希望她死，所有人都认为她该死。事已至此，他还能说什么？

韩青点点头说：“你，早点回来。”

韦行轻声道：“我没事，难道我还能哭吗？”

韩青到韦家，却发现韦家上下一片大乱，所有人都在团团转，看到韩青，冲过来急道：“掌门，韦帅望不见了！”

韩青呆住，问：“不见了？什么时候？”

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，哭丧着脸回答：“你刚走，我抱他，他挠我。”

果然，小丫头的脸上还有一道血痕，那丫头快哭了，“我追他，他跑，然后，就不见了！”

韩青真是郁闷，问：“他出了大门了吗？”

那小丫头道：“不知道……”

管家低着头答：“门开着，我们没注意……家里已经找遍了。”

韩青隐隐听到狗叫声，他微微一惊，不，那不会发生！他师父不会真的那么做。

不过，韩青还是命令：“让所有人去找，到周围去找。林子里，树上，河边。”

韩青独自来到秋园，两条大狗拴着，正在撕咬一个血淋淋的东西，奔近一看，只是块牛肉。

韩青苦笑。

五、咬你



回到韦家，韦帅望还是没找到。

韦行倒是回来了，同平时一样，坚硬，像石头，或者铁。

只是身上有斑斑暗红的血迹。

韩青歉意地说：“帅望不见了，我们正在找，别担心。”

没有反应。韦行在门口站一会儿，慢慢走向施施的灵柩，他站了一会儿，才低头，忽然间他瞪大了眼睛。

能让韦行惊讶的事情不多，能让他露出惊讶表情的事更少。韩青几步过去，在施施的灵柩里看到缩成一团的韦帅望。

所有尸体都是可怖的，即使是一个美女的尸体也像一个做得太过逼真的蜡像，让人觉得恐怖。而孩子，无论多么淘气，当他睡着了，都像天使。

那个天使，趴在妈妈的身体旁，睡着了。

韩青伸手，挡住韦行想把韦帅望拎出来的那手，别，别这样，这孩子太可怜了。

韦行愤怒地转身而去。不！他不觉得那孩子可怜。他只觉得愤恨，如果没有那个小杂种，施施就不会死！

韩青慢慢伸手，把缩在妈妈身边的小帅望轻轻地抱起来。很小很轻的一小团，只有三十斤，可是，具备人一切的智力与情感。

施施宠他太厉害，所以，他只习惯偎在妈妈身边，只依恋妈妈。

韩青忽然心有所悟，不仅备感辛酸。施施她如果早就打算以性命偿还欠韦行的这片情谊，如果她早就知道自己不能陪孩子走过童年，除了宠爱，无限的宠爱，她还能有什么选择？

四年！浓缩了一生的爱。

韩青把帅望抱在怀里，轻声叹息，对灵柩中的施施说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韩青抱着帅望看看韦家的下人，这些人是怎么照顾孩子的？最后点了那个脸上被挠了一道的小丫头，小孩子还可教育，而且，也只有这个小丫头真的照顾韦帅望了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那丫头怯生生地：“翠七。”

韩青点点头说：“翠七，收拾一下，跟我过去，以后，由你照顾韦帅望。”

翠七一脸怯意，又不敢说不。韩青笑道：“他再淘气，我教训他。”

翠七点头。

韩青一出门才觉得外面凉，回头叫翠七拿个毯子来给帅望盖上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凉风一吹，加上刚才的惊动，韦帅望醒了。小家伙惊疑地睁开眼睛，如同惊弓之鸟般僵着身子瞪大眼睛，看着韩青，然后猛地弹起来，尖叫：“放开我，我要妈妈，我不走，我不要被送走！放开我！”

韩青抱住帅望，轻声说：“你不会被送走，你会同我在一起，我照顾你。”

韦帅望瞪着眼睛，僵硬地双手支开韩青的身体，他瞪着韩青，你以为四岁的小孩儿听不懂？不，韦帅望听得懂，所以，他狂叫一声：“你骗人！我不要你！我要妈妈！我妈妈没有死，她会起来她会照顾我，你骗人，滚开，放手，我要妈妈！”

韩青把这个狂躁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韦帅望这次的挣扎，已经不是上次只要挣脱那么简单。他恨韩青，恨这个宣布他母亲死亡的人，他恨这个夺走他妈妈的世界的人。

韩青不得不紧紧地抱住他，即使他不怕韦帅望的巴掌拳头，韦帅望用的力气太大，已经超过一个小孩子的极限。他疯了一样地拳打脚踢，即使韩青站那儿让他打，他都会撞伤自己的手脚。

韩青紧紧地抱着他说：“帅望，我会像你妈妈一样爱护你照顾你。”

韦帅望狂叫：“我不要你！你滚开！”

无法挣脱，小小手指在韩青身上又抓又挠，可惜隔着一层衣服，用不上力气，韦帅望恨极，张开嘴，狠狠咬下去。

韩青苦笑：“嘿，小狗才咬人。”

小疯狗的小牙应该不会伤到韩青，可是韦帅望使出吃奶的劲来，用力到全身直抖，疼痛让韩青不禁微微皱眉，他更担心韦帅望的小牙，轻声叫他：“帅望，小心你的牙！”

韦帅望发泄了所有愤恨，牙齿酸痛，全身的肉也酸痛，嘴巴里忽然尝到腥味。听到韩青的话，他慢慢松开嘴。唉！牙痛。然后看到血，韩青的淡青色衣裳上，一片斑斑的口水与血迹。小小幼儿也知道自己闯祸了，流血可是了不得的大事，韦帅望惊恐地看着血迹，慢慢抬头看韩青有没有发现。韩青微笑，没关系，不要紧，只要你不再哭叫，不知道你妈妈会怎么对付你，我只能努力忍痛加微笑。四岁的韦帅望见韩青没有反应，小小的心里认为韩青没发现这件事，立刻露出一脸幼儿的狡黠，伸手捂住那块血迹。

韩青忍不住笑了，伸手盖在韦帅望的小手上，可怜可爱的小东西。他拍拍帅望的手，问：“牙痛不痛？”

帅望盯着韩青的眼睛良久，好像要从这双眼睛里看清韩青的灵魂，又好像要把这双眼睛记到灵魂深处去。从今以后，这双眼睛，将勉强代替原来那双无限容忍的眼睛看着他长大。

帅望再一次轻轻抱住韩青的脖子，小脑袋在韩青肩上蹭一蹭，寻找一个舒服安稳的窝，放下他所有的依赖。

帅望就这么在韩青身上睡着了。

折腾了半夜，近天亮时抽噎着睡着了，闭上眼睛，小手无力地轻轻地垂下来，小脑袋搭在韩青肩上，一只手还不放心地抓着韩青的衣领。

四岁其实已经不太适合抱在怀里了，可是帅望那张天使般的小脸，歪着头靠在韩青身上的信赖的姿态，让人心软。

韩青轻轻给这小东西擦去泪痕口水。温暖的大手护在帅望头上，把帅望轻轻安顿到床上，挥手让小丫头翠七过来看护着帅望。自己轻轻伸展身体，欣喜着四肢重获自由。